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丛书

北碚 在抗战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李萱华 著

BEIBEI ZAI KANGZHAN JINIAN KANGZHAN SHENGLI 70 ZHOUNIAN

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旅居北碚的各界社会名流活动为线索,通过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再现了70多年前北碚人民参与、支持抗战的激荡人心的场景,全景式展现了北碚昔日的风采。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 组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丛书

北碚在抗战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BEIBEI ZAI KANGZHAN JINIAN KANGZHAN SHENG LI 70 ZHOUNIAN

李萱华 著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 组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碚在抗战: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 李萱华著

.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21-7769-2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4721 号

北碚在抗战——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李萱华 著

责任编辑:杜珍辉 赖晓玥

封面设计:杨 涵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美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mm×1030 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 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1-7769-2

定 价:45.00 元

序 言

《北碚在抗战——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书与大家见面了。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旅居北碚的各界社会名流的活动为线索,通过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再现了70多年前北碚人民参与、支持抗战的激荡人心的场景,全景式地展现了北碚昔日的风采。本书是一本难得的了解历史的教科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宣传推介北碚的读物以及催人奋进的励志书。

抗战时期的北碚,铸造的辉煌令人难以忘怀。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23个部委机关、40多个教育科研单位、3万余人涌入北碚,3000多位社会各界名流齐聚峡区,北碚成为战时重要的后方基地和人才高地。机构与人才的聚集,带来了科教、文化、艺术及经济的繁荣。抗战期间,在北碚编辑出版的刊物有51种,报纸4种,各种书籍、读物近500种,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话剧、电影、散文、诗歌以及文化专著,其中包括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四世同堂》、梁实秋的《雅舍》等流传广泛的作品。本书对科技方面的成果较少涉猎,事实上,战时北碚有重要的科研机构22个,聚集了如气象学家竺可桢、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一大批科学家并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彼时在碚的地质所研究员常隆庆撰写的调查报告,尔后成为国家开采攀枝花铁矿和南桐煤矿的直接科学依据。方毅副总理曾说:“不要忘记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北碚人为坚持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北碚有9万多人,其中外来人口就有3万多人,平均两个北碚人就要接待安置1个外来人。北碚人民张开臂膀,欢迎八方来客。北碚率先开展“志愿兵运动”,选送了470名志愿兵;抗战期间,北碚出征3000余人。峡区的天府、宝源等煤矿,担负着陪都80%的燃料供应;北碚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抗战大后方最大的纺织企业,为战时满足军需民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时期的北碚可谓“小陪都,大气象”,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同时也给人们无尽的启迪和思考。

抗战时期的北碚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当时中国的各类高端人才？为什么会呈现科教、文化以及经济的繁荣？

直接原因是受战时形势所迫，北碚被定为迁建区。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卢作孚、卢子英兄弟治理下的北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开放、包容，人文氛围宽松和谐，为人才聚集和发挥作用搭建了平台。卢子英曾说：“只要你坚持抗战，我都支持。”来碚的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被聘为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北碚建设，为其发挥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战时的北碚，民主氛围浓厚，当时的复旦大学所在地夏坝，具有“小延安”之称。北碚人十分好客，一餐“豆花宴”包含了对各方来客的深情厚谊。天然的地理环境，卢氏兄弟的乡村建设实验，使北碚的城市建设、自然风光成为中国西部的一道亮丽风景。来碚的一些社会名流写下了许多赞美北碚的不朽诗篇，许多人深深地爱上了北碚，将北碚作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用环境吸引、聚集人才，这也许是今天的北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高地以及相应的人才高地值得借鉴的地方。

抗战时期的北碚留下了什么遗产？哪些东西需要传承？它们对于当代北碚建设和发展有何价值？

抗战时期，北碚人民和旅居北碚者们共同创造了昔日的辉煌，内容丰富多彩，至今为人们骄傲和回味。今天，通过整理、宣传、推介小陪都北碚留下的众多人文遗址，增添了旅游观光的素材，对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具有直接作用。然而笔者以为，其意义远不止如此。

其一，抗战对北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如果说卢氏兄弟在北碚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是北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那么抗战内迁则在客观上加快推进了北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抗战时期，一批华东、华北、华中的机构及企业内迁，一大批专家、学者齐聚北碚，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管理理念，大大加快了北碚现代化的步伐。有许多人直接参与了北碚的建设，比如，煤油大王孙越崎对天府煤矿的改组重建，郝景盛在北碚推进植树造林与绿化以及常州大成纺织公司与北碚三峡染织厂的合并合作等，都为北碚产业开发尤其是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的一个重要却被人们忽视的遗产，是旅居北碚的部分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我国土壤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学者侯光炯、国学大师吴宓等，他们留了下来，从事科技教育事业，参与北碚建设，大大提升了北碚科技、教育、文化的整体实力。

其二，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抗战是本书的主旋律，抗战文化是全书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张自忠浴血沙场，精忠报国。旅居北碚的文人，以笔墨

为刀枪,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仍然静心读书、教书,从事科教文化事业并取得了卓越成就。来碚的许多人,早已是名满天下的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家,但他们安于清贫,矢志不渝地献身于民族救亡、振兴中华的事业。有的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或四处募捐来的财物从事各项事业,本人却过着艰辛的生活。本书虽是以各界名流的活动为主线,但字里行间也讲了许多北碚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朴实、友善,义无反顾地投入全民抗战之中,呈现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动人场面。北碚人和旅居北碚的外来人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包括乡建文化、科教文化、山水文化、宗教文化等,而抗战文化是最壮丽的篇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已悄然走过。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抗战胜利以来的 70 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如今的北碚,地处重庆都市发达圈的核心区域,被定为都市功能拓展区,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区人民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带领下,缅怀先辈丰功伟绩,传承其精神,继续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要抓住新机遇,适应新环境,开始新征程,实现新跨越,谱写北碚历史的新篇章!

——编委会

目 录

- 01 北碚——抗战历史文化的宝库
- 08 北碚的开拓者——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 12 北碚的奠基人——卢子英
- 28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34 张自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40 张自忠落墓梅花山
- 46 抗战期间北碚人民的志愿兵运动
- 50 周恩来三到北碚
- 53 蒋介石在北碚
- 59 林森在北碚
- 65 冯玉祥北碚卖字鬻画募捐救国
- 77 于右任的北温泉情结
- 84 孙科北碚身兼四职
- 87 陈铭枢隐居缙云山
- 90 有朋自远方来
- 94 狮子峰头看杜鹃
- 97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一段交往
- 102 郭沫若北碚结诗缘
- 110 缙云题诗
- 113 嘉陵江畔颂雷电——记郭沫若来北碚看《屈原》上演的情景

- 117 老舍在北碚
- 129 老舍夫人情系北碚
- 132 林语堂一家在北碚
- 148 梁实秋与雅舍
- 155 胡风在北碚发展“七月派”
- 158 端木蕻良与《嘉陵江上》
- 161 三大史学泰斗旅居北碚
- 163 抗战通俗文艺“三老”
- 165 活跃在北碚的抗战戏剧
- 173 田汉北碚之行
- 175 洪深在重庆二三事
- 180 金陵诗家咏北碚
- 185 杨家骆与北碚志
- 189 抗战北碚女英三杰
- 191 五大平民教育家齐聚北碚
- 194 陈望道与夏坝“小延安”
- 198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
- 213 梁漱溟的重庆生涯
- 221 晏阳初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 223 孙寒冰与抗战《文摘》
- 228 汗洒北碚遍山绿——记森林之父郝景盛为
北碚植树造林
- 232 煤油大王孙越崎与天府煤矿
- 243 从军阀到实业家的蓝文彬
- 250 太虚法师与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
- 260 太虚法师与蒋介石
- 265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北碚
- 267 “游击队之母”的历史功罪
- 278 北碚战时名人录(部分)

北碚——抗战历史文化的宝库

北碚地处嘉陵江小三峡,自然景观奇特,山川秀丽,风景优美,上有南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开山建寺的缙云山与北温泉,下有南齐时期设立东阳郡、唐置东阳城的东阳古镇,集生态文化、历史文化与宗教文化于一体,文脉源远。清末民初,由于北碚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土匪盘踞,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民国初年,东川道尹委地方绅士在北碚组建峡防营,后改建为“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绥靖峡区,治理匪患。1927年3月,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接任峡防团务局局长后,本着“保障三峡,经营三峡”的思路,立志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小三峡地区,作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况的实验平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采取“寓兵于工”“化匪为民”的政策,边剿匪,边建设,充分利用峡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发各种产业,创办各种事业,匪患很快被肃清,建设蒸蒸日上。几年工夫,就把地方的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有模有样。1936年春,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了“嘉陵江小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并设立实验区署,为国民政府一等县的行政区。北碚的乡村建设文化,全国首屈一指。其间著名平民教育家、政治家、大众诗人陶行知先生赞誉北碚是“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北碚,亦是一座抗战文化的宝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北碚被划为迁建区。从此,大批的中央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科学、文化与卫生单位等涌入北碚。1939年达到高潮。1940年3月,实验区署与迁驻北碚的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合作,对区署所辖地区内的人口进行普查,据资料记载,有人口97349人,比1936年增长32056人,增长率为49%。平均每2个北碚人,就要接待与安置一名迁入人员。其中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的15个月中,就净增了30106人。这还不包括当时不属于实验区署管辖

抗战期间,迁进北碚及其附近乡镇的单位多达200多个,在北碚场中心不到2000平方米内,即有50多个,其中还不包括数十家名人旧居。迁来的这些单位,有国民政府部级以上单位13个,下属局处级单位30余个。诸如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行政院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等。国民党中央机构有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中央组织部、海外联络部、中央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央革命勋绩审查委员会等。迁驻北碚的国家科研机构22所,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以及中国地理研究所、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军政部陆军制药研究所等。教育机构及大专院校20多个,如国立复旦大学、国立江苏医学院、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军令部中央军需学校等。文化新闻机构30余家,其中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国立礼乐馆、中国辞典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中苏文化杂志社、文史杂志社、中国史地图书编纂社、通俗读物编刊社等等。

北碚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一间接纳如此多的单位与各界人士,是很难想象的。各界专家、学者等多达3000余人,先后落户于此。北碚地方长官与广大民众克服万难,腾出住房与办公室,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特殊的“难民”,不仅让他们能够安居,还让他们得以乐业。

在灵秀静谧、祥和开放的气氛中,忧国忧民,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人,迸发出创作的灵感,一部部文学、艺术、文化精品应运而生。整个抗战期间,在北碚编辑出版的刊物有51种,报纸4种,各种书籍、读物近500种。就创作而言,有中长篇小说11部,话剧43部,电影10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集43部,文化专著23部。长篇小说有老舍的《四世同堂》《火葬》,靳以的《前夕》,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和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等等;话剧有洪深的《包得行》《鸡鸣早看天》,老舍的《张自忠》和同赵清阁等合作的《桃李春风》《王老虎》,夏衍的《水乡吟》,等等;电影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草莽英雄》,夏衍的《复活》,孙瑜的《春到人间》《火的洗礼》,等等。萧红的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以及端木蕻良、路翎、王冰洋的短篇小说集,赵清阁、方令孺、陈子展、陈伯吹等的散文集,均名噪一时。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名噪中外,被称为:“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

传。”胡风在北碚如鱼得水,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半月刊杂志,形成了“七月”诗派。在文化专著方面,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中国史论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论》等,均可称为传世之作。凡此种种,出版了数以千计的文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艺术史上,都留下了丰硕的遗产。

教育方面,以复旦大学为代表的15所大专院校,聚集了大批著名教授,诸如陈望道、周谷城、马寅初、潘序伦、张志让、陈子展、马宗融等,因而夏坝成为大后方文化标志的四坝之一。各种学科的泰斗都与北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在离乡背井的艰苦岁月里,安贫守道,教书育人,在这里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各类人才,上前线、留后方、奔赴延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能以此撰写一部北碚抗战教育史,将是一项不朽的业绩。

科学技术方面,北碚抗战时期也取得了很多成就。1944年,驻碚科研单位发起组建的中国西部博物馆,其中所展出的10万多件陈列品,有70%以上是这些科研单位与大专院校在北碚研制、创造出的成果。中国西部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座抗战博物馆,不过它只展示了科技这个单项,代表不了北碚抗战文化的全部。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馆典礼

北碚是一个煤矿区,抗战时期担负着陪都80%的燃料供应。抗战伊始,卢作孚请来著名的煤油大王、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与天府煤矿合作,使天府煤矿的煤产量由年产不到10万吨,猛增至50万吨。煤产量增加,运输跟不上,天府煤矿机电厂职工,率全国之先成功自制小火车头3个,使煤矿运量由日运量200多吨,猛增至1000多吨,有效地保证了陪都50%以上的燃料供应。加之,北碚三峡实验区与文化基金会合作开办了和平煤矿与

宝源煤矿、复兴隆煤矿、全济煤矿、遂川煤矿、大祥煤矿等，抗战时期的北碚成为名副其实的煤炭基地。卢作孚当年创办的三峡染织厂，迎来常州大成纺织公司与其合作，组成大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染织企业，产量猛增，为解决战时军需民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北碚昔日的风采及巨大的成就，在北碚的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当时，北碚的地方长官卢子英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5年，由恽代英介绍加入国民党左派，随后，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共高层人士交往密切。抗战爆发时，他在区内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口号下，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他就欢迎、就支持；对于抗战不利的事，不管是什么党派，他都坚决反对。所以到北碚活动的不仅有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高官林森、戴季陶、孙科、孔祥熙、居正、于右任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曾常来北碚。共产党人从重庆去延安或由延安来重庆的，往往都由北碚中转，北碚可算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模范区。卢子英不仅在区内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还保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



董必武与吴玉章北泉合影

北碚在1938年建立了党组织，年底建立中心县委，除领导北碚的党组织外，还领导合川、璧山等各县的党组织，延安还专门派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汪伦来北碚专门做卢子英的秘密顾问，直接受南方局的领导。由此可见，北碚抗日救亡运动是共产党党组织在发挥着主导作用。

1940年5月16日，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殉国，卢作孚派专轮由湖北宜昌将张将军的遗体运来北碚，落墓梅花山。每到张将军忌日这一天，国民政府军政首脑、要员，中共高级干部与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北碚广大民众，

均要亲临将军墓前祭奠，寄托哀思，缅怀抗日英雄。

1939年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来北碚，创办晓庄研究所研究兵役宣传，同卢子英联手，在北碚开展“志愿兵运动”。一时间，“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场面，在北碚城乡比比皆是。不到半年，就有470名志愿兵出征。5月13日，实验区署在民众体育场举办了在北碚机关、团体各单位宴请出征志愿兵及其家属的盛大公宴，共150桌，1200人入席站立而食。体育场四周挂满各方馈赠的锦旗、横幅，上面书有“国民表率”“蜀民前驱”“忠勇可风”“精忠报国”“歼灭敌寇”“还我河山”“收复山河”等标语口号。抗战时期，北碚出征3000余人，没有一人是抓壮丁去的，都是自愿从军，这在当时的国统区是独有的。

北碚的抗日气氛，深深地吸引着各阶层的抗日志士，凡是到达重庆的人都要来北碚，凡是到了北碚的人都要千方百计定居下来。所以，重庆被定为“陪都”时，人们就称北碚为“陪都的陪都”，即小陪都。

小陪都有一个创举，即每沦陷一个省、市，就以这个省、市的名称，替换一条原有的街名。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东三省沦陷，卢作孚为了让人们牢记日寇侵华的罪行，不忘国耻，立马将清合路改为辽宁路，把西山路改为吉林路，歇马路改为黑龙江路。“七七”事变的消息一传来，卢子英就将东山路改为卢沟桥路，接着其他路也陆续被改为天津路、北平路、南京路等等。19条街巷有15条是用沦陷区之名来命的，人们一走到街上，就知道日寇侵占了中国哪些地方，逃难来此的人们看到这些街名，就想到自己的家乡，从而激发起收复失地的决心与勇气。

用街名这个特殊形式让北碚人不忘国耻，铭记日寇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此举举世无双，它警示人们世代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坚持抗战。即使在战后，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时刻记住振兴中华。所以，北碚古镇就是抗战文化的标志，举世皆无。

抗战时期的北碚，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遭受日寇侵略，受苦受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仅1940年，就遭到日寇4次轰炸，除机关、学校外，有582户遭炸，炸死175人，炸伤244人。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即在日寇第一次轰炸北碚时遇难身亡，但北碚人民并不害怕。日寇第二次轰炸北碚时，27架敌机又是机枪扫射，又是投弹轰炸。嘉陵江边河街蓬房成片，敌机投下燃烧弹，冲出火头27股，卢子英领着群众奋不顾身地抢救……诗人海戈目睹这残酷而奋勇的场面，写道：

抵碚才二日，便遭大轰炸；
 抬头数敌机，炸弹噓噓下。
 洋房倒几间，可怜鹅石坝！
 但问北碚人，都云并不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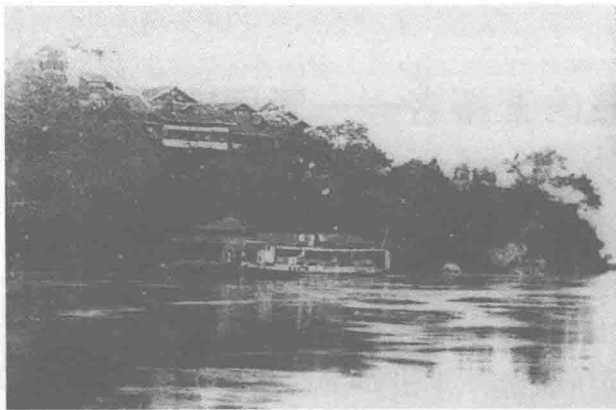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是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北碚也不例外。然而，这时对北碚来说，又是一个辉煌时期。北碚人民高度发扬爱国精神，宁肯自己缺吃少穿，也要热情安置流亡到此的难友们，让他们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而外来的客人，受到主人无微不至的照料、关怀，感动至极，把北碚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抗日救亡的同时，积极参与北碚的建设，使北碚的乡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撰写了一部描述北碚战时风光的小说，命名为《北碚的春天》，达20万字，在网上颇受欢迎。

战时寓居北碚的客人，把北碚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1940年，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林语堂带着3个女儿从美国归来，购买房屋在北碚居住，不到3个月，又奉命赴美。到美国后，他把3个女儿的日记，编辑成《战时重庆风光》，全书10万字，其中有8万多字是记叙、赞美可爱的北碚。一代文学大师梁实秋，在北碚7年，寓居雅舍，写作有举世闻名的《雅舍小品》。后在台湾仍念念不忘北碚，继续写作出版了《雅舍小品》续集、三集、四集，还以“雅舍”命名，写作出版了《雅舍谈吃》《雅舍杂文》和两集《雅舍散文》，并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北碚的散文《北碚旧游》。

1985年，在编纂《北碚地方志》时，笔者就对抗战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整理，对抗战遗址进行了录像，制成了录像带。对重点遗址进行了修整，定成文物保护单位，专管了起来。对一些著名人物均搜集编写了专题资料，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正式出版了《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一书，很快畅销海内外，不到半年就再版发行。之后，区文化广播电视局成立了“北碚抗战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创作出版了《小陪都传奇——抗战北碚的文化大气象》一书，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赏与好评。并有不少人写出了许多记述当时的文章，《小陪都大气象》一书整理了相关资料，出版发行后，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抗战时期，北碚的指挥中心在实验区署——文昌宫。文昌宫，俗称庙嘴，始建于明末清初，清乾隆四年（1739年）进行过修整。早年是比较高级的私塾，峡区成立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后，文昌宫便成了峡防局的司令部。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边剿匪，边建设，建成了著名的嘉陵江三

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此为区署的所在地。后改实验区为北碚管理局,局机关仍设立于文昌宫。1949年,北碚和平解放,被划归重庆市管辖,行政建制改为北碚管理处,其机关仍设立于此。



庙嘴文昌宫

庙嘴不仅是北碚名副其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也是北碚的中心。该地的文昌古刹,背靠马鞍山,面临白鱼石,悬崖绝壁,雄峙江岸。该地地形奇异,素为北碚标志,人们一看到它就知道到了北碚。

文昌宫现在已被修建成卢作孚纪念馆。修复文昌宫是为北碚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碚人就曾多次呼吁,保护和维修文昌宫,保持北碚原有的历史面貌。如今,文昌宫修复了,到卢作孚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可见,北碚人民对抗战这段历史是铭记在心的。作为后辈,我们应传承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北碚抗战文化发扬开来,发掘深,挖掘透,让子孙们世代地传承下去!

北碚是抗战文化的一座金矿,现在只不过算是打开了矿门,要真正把宝藏开采出来,还得花很大的力气,必须深入矿井,用风镐钻,铁镐挖,持续不断地挖掘,方能掘出宝藏,打造成精品,流传后世。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挖掘北碚抗战文化的宝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它不仅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碚的开拓者——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16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当时最新的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卢作孚在成都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记者和编辑,《川报》记者、主笔兼编辑,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实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1924年,卢作孚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等文化和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每日前来学习、观赏者在万人以上,一时间少城公园成了成都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的中心。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他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即“建设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现代铁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现代的矿山、工厂,现代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经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开初筹资极为困难。因为当时川江航运被

外资轮船垄断,谁能斗得过洋人?人们顾虑很多,不愿冒险投资。幸亏得到友人支持,卢作孚筹得8000元资金,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并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公司总事务所设在合川县药王庙内,简陋狭窄,破烂不堪。有职工45人,岸上职工仅7人,工薪极低,总经理卢作孚本人月薪仅30元,助理15元,其余人10元,岸上7人的薪金总额只相当于其他轮船一个大副的薪金。他们总揽岸上事务,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至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对顾客接待热情,服务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应接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万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还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他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成了乡村电话网络;组织开辟了重庆第一条运河——澄江运河;修建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铁路,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开矿山,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立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校。他办的学校除各式各样的民众学校外,还有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正规学校。不出几年工夫,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土匪窝窝”,建设成了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区、文化区……卢作孚因此被人们誉为“中国的曙光”。同时,他把北碚作为民生公司培育人才的基地,民生公司需要的各类人才,均在这里培训。到1929年,民生公司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职工增至164人。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船务管理处处长。



中国西部科学院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太古、怡和、日清、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费用,企图搞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的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船务管理处结关。他从北碚调去一